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冯维辛 格里鲍耶陀夫
果戈理 苏霍沃-柯贝林

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冯维辛 格里鲍耶陀夫

果戈理 苏霍沃-柯贝林

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维辛 格里鲍耶陀夫 果戈理 苏霍沃 - 柯贝林戏剧选/(俄)
冯维辛(Фонвизин, Д. И.)等著;多人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7.11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326-6

I. 冯… II. ①冯… ②多… III. 戏剧-剧本-作品集-俄
国 IV. I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990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 城 造 纸 厂 供 纸

字数 32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1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2.60 元

前言

收入本书的四个剧本,是一个早有定论的俄国戏剧经典系列,或者说,俄国喜剧经典系列。迟至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一部《俄国戏剧文学史》,在论及苏霍沃-柯贝林的喜剧创作时,就这样写道:“在俄罗斯舞台演出史上,苏霍沃-柯贝林的《克列钦斯基的婚事》与《纨绔少年》、《聪明误》^①、《钦差大臣》处在同一个行列里。”^②

冯维辛不是一个大师级的戏剧家,但俄罗斯民族戏剧的源头总要追溯到他。俄国人早在冯维辛之前就写剧本了,但冯维辛之前的俄国剧作家,不管是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都是照着法国人写的喜剧或悲剧作蓝图临摹过来的。冯维辛是把真正的俄国生活写进戏剧里去,把真正的俄国社会生活当作戏剧冲突来结构的第一人。

冯维辛(1744—1792)出身贵族之家。中学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学过两年哲学。自一七六二年起长期在俄国外交部供职,先当法文翻译,后任部长办公室秘书。他的顶头上司曾主管皇家剧院,与戏剧界头面人物过从甚密,做秘书的冯维辛也跟着卷进了戏剧圈。他的第一部喜剧《旅长》(1769)就是在部长办公室

① 又译作《智慧的痛苦》。

② 《十九世纪下叶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戏剧文学史》,1987年,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第282页。

秘书任上写成的。

十八世纪下叶的俄国社会，弥漫崇法媚外之风。冯维辛在外事口供职，对这种有辱国格的颓废心理感触尤深。因此在《旅长》中，他把那位声称自己“身子生在俄国，灵魂属于法国”的旅长之子伊凡请上舞台，供人嘲笑也就不足怪了。至于旅长夫妇与参事夫妇之间的实际上是男盗女娼的男嬉女欢，则把贵族阶级的那块道德遮羞布无情地揭开了。

但冯维辛的更有代表性的剧作是《纨绔少年》(1781)。在这个剧本里，阻碍俄国社会前进的主要社会祸害——农奴制的罪恶被彰显出来了。

《纨绔少年》的主人公是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和她的儿子米特罗凡。普罗斯塔科娃凶悍无比，她家女仆诉苦说：“我每年只拿到五个卢布的钱，但每天要挨五个嘴巴的打。”米特罗凡是纨绔少年一个，他的名言是“只想结婚，不想念书”。作为普罗斯塔科娃母子的对立面，冯维辛在剧中引入两个地位很高的开明贵族——斯塔罗杜姆和普拉夫金。戏剧冲突最后激化到普拉夫金亮出“钦差大臣”身份，以皇上名义宣布对普罗斯塔科娃一家及其庄园实行监护。

从《纨绔少年》可以看出，冯维辛是站在开明的民主启蒙的立场上反对贵族阶级的为富不仁，反对农奴制的愚昧黑暗，他寄希望于一个贤明的君主来改革时弊。他还不能在俄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之外找到革新俄国社会的力量。而且在戏剧的艺术表现上，也还不能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

把俄国民族戏剧推到现实主义新阶段的，是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

《聪明误》写成于十九世纪上叶(1824、1825年之交)，但在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戏剧中，没有另外一部剧作，能像《聪明误》那

样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尖锐地反映俄国社会冲突。这原因要到剧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与剧本创作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一八〇六年入莫斯科大学,五年时间内读完了哲学系、文学系和数学物理学课程。一八一二年从军参加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无论是在大学求学时期还是在投笔从戎时期,他都结交了不少后来成为著名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家。后来他也因涉嫌参与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被捕,在狱中他写诗明志道:“情系时代的精神,憎恶‘奴隶’的字眼。”这“时代精神”就是呼唤自由、与专制政权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在精神上,格里鲍耶陀夫是与十二月党人一致的,差异是在他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他不相信“一百个准尉”能完全改变“俄罗斯的整个国家生活”。因此,他的实际上反映着这场社会冲突的喜剧,不可能不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

《聪明误》的主人公是一个与主流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的青年人恰茨基。格里鲍耶陀夫让恰茨基在一个典型的莫斯科上流社会盘桓了一天,用这个青年人的眼睛观察俄国社会,发现这个病态社会的最可怕的病态乃是“聪明人反倒吃亏了”——一个在心智上高出众人一头的人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所以,格里鲍耶陀夫不惜在剧中用六个场景(自三幕十五场到二十一场)的篇幅来表现“恰茨基是疯子”的传言,而且最后让法穆索夫来归结其“疯源”乃是“学问”与“聪明”——“据我看,都因为读书读过头。……”所以,格里鲍耶陀夫在概括自己剧本的题旨时写道:“在我这个喜剧中有二十五个傻瓜对一个思想健全的人,这个人和人社会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理解这个人,谁也不愿意饶恕这个人,为什么他竟然要高出别人一头……”“高出别人一头”的恰茨基洞察俄国社会的愚昧黑暗,这是他“聪明”的所在。他单

枪匹马,舌战群愚,但终因势孤力单,败下阵来,他纵有一腔热血,得到的却是“万般苦恼”,最后只好“逃离莫斯科,去寻找一个可以安慰他深受创痛的灵魂的地方”。“聪明”的恰茨基反倒被自己的聪明所误。

《聪明误》的艺术手段很高明。它把社会冲突与爱情纠葛有机地纽带在一起,最终也把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幻灭和对于社会的幻灭结合到一个戏剧高潮点上。《聪明误》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于它的戏剧冲突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最重大而现实的社会冲突,而且还在于它塑造了一群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同时代的读者不仅可以猜度一些剧中人物的原型,而且可以指认剧情发生地法穆索夫家的所在。^①此剧的韵文台词生动明快,其中不少成了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谚语。

《纨绔少年》和《聪明误》都是意蕴比较明确的剧本。除了索菲亚究竟属于法穆索夫阵营抑或属于恰茨基阵营曾经在文学研究界出现分歧意见外,^②几乎不存在其他可供聚讼的问题。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关于这部喜剧的头号主角到底是赫列斯塔科夫还是县长安东·安东诺维奇,就从《钦差大臣》一八三六年问世不久一直论争到今天。这当然不是无谓的争论,因为这牵涉到这部喜剧的批判锋芒的主攻方向。

但我们也不妨把来自彼得堡的小官赫列斯塔科夫和以县长为首的一群县级官员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由此出发,我们也把《钦差大臣》的戏剧行动视为一个不洁的、可笑的人与一群

① 莫斯科确有“法穆索夫之家”的遗址。

② 研究《聪明误》的两大专家米·瓦涅奇金娜和弗·尼奥尔洛夫各执一词,前者认为索菲亚站在恰茨基一边,后者认为她属于法穆索夫阵营,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索菲亚是个处于矛盾状态的人物。

不洁的、可笑的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作用,在这种互动中各自的缺陷、病态乃至丑恶,都得到了强化的显现,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

果戈理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奠基人。而文学现实主义发育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从表现个性进展到表现产生个性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幕第一场到第八场众官员向赫列斯塔科夫竞相行贿的戏,是全剧最为核心的戏剧场面。这些场面,形象地显示了环境是如何“造就”着俄国的贪官污吏的。这些场面也是富于喜剧性的。喜剧性来源于双方对彼方心态的错误估计。行贿的官员们是唯恐“钦差大臣”不肯“笑纳”他们的贿赂;赫列斯塔科夫则是唯恐官员们不给他贿赂。待到双方都消释了各自的疑虑,达到了各自的目的,行贿与纳贿变成了家常便饭,而贿赂也随之成了一种可以把一切官样文章变成游戏玩闹的魔杖。县法院法官在赫列斯塔科夫接受了他三百卢布的贿赂之后,就喜形于色地“旁白”道:“好了,这小城算是咱们的天下了!”这些官员的致命的失误,是错把一个彼得堡来的“是衙门里被称作顶顶空虚浅薄的一类人里的一个”误认为是“钦差大臣”。

但为什么从县长安东·安东诺维奇到乡绅陀布钦斯基、鲍布钦斯基都把赫列斯塔科夫错认是“钦差大臣”呢?他们的错误判断都出自一种恐惧心理。从全剧的头一句台词——县长向众官员宣布“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钦差大臣要上咱们这儿来了”开始,恐惧就控制着这个外省县城的每一个官员的头脑(县长承认他“满脑子里光是想到那个微服私访的官员”,害怕“忽然门一打开,他就闯了进来……”),“恐惧”成了推动戏剧行动的一个内在因素。结束全剧的著名的“哑场”,同样是由“呆若木鸡地站在台上”的官员们的恐惧心理支撑着的。县长他们恐惧什么?恐惧

彼得堡！恐惧专制政权的中央。但赫列斯塔科夫一开始也恐惧来着。这个彼得堡的小官恐惧什么？恐惧地头蛇！恐惧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第二幕第八场写县长接到陀布钦斯基和鲍布钦斯基的“情报”后到旅店探望赫列斯塔科夫。舞台指示说“两人都惊惧地瞪出眼睛，互相对望了一会儿。”这场戏的喜剧性就是建立在两个人物互相恐惧又互相献媚的互动上的。在剧本上读这场戏或从舞台上看这场戏，我们都会忍不住笑。在这种笑里，讽刺与幽默同存。

果戈理当年在戏剧体论文《剧院门前》中曾经反驳人们关于《钦差大臣》中没有“正面人物”的指责。他说“这个正直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他进而“为笑一辩”道：“是啊，笑这个东西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现在的果戈理研究者们也把不少精力用到了认真领悟《钦差大臣》中的“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笑的课题上。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钦差大臣》的喜剧性并不局限于“讽刺”功能上，它的幽默性也不可忽略。

中国有句俗语：“煮熟的鸭子飞了”。这喜剧性情境是颇富幽默感的。如果将它画出来，就是现成的一幅幽默漫画。对于幻想与“钦差大臣”攀亲而青云直上的县长和他的妻女来说，最后溜之大吉的赫列斯塔科夫就是个飞走了的“熟鸭”。果戈理本人也曾经思考过这个牵涉人生困惑的喜剧性问题：“已经想用手拿到它，但似乎就要到手的物件突然离你远去……”这是一。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涉及人生困惑的喜剧性，是从全剧结局来看，本来想利用“钦差大臣”大捞一把的县长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本来并不想捞到什么好处的赫列斯塔科夫最终却“满载而归”。而且赫列斯塔科夫的意外“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人格特长，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有很多人都具有但在他身上表现得

尤其突出的人性缺陷——总想把自己想象得和表现得要比本人更“高贵”，而不少人，特别是像县长夫人和县长女儿那样希求浮华的人，又偏偏要迎合这样的“贵人”。如果不是县长的“贱内和小女”的充满“浪漫情调”的曲意逢迎，赫列斯塔科夫还未必把牛皮吹到“普希金跟我很有交情”的地步（见第三幕第六场）。

《钦差大臣》是一部与时代一道前进的戏剧经典。剧本的题辞是一句俗谚：“脸歪莫怪镜子”。“脸歪”的不仅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俄国社会。今天的读者也可以从《钦差大臣》这面镜子里看到人类的人性缺陷。有个聪明的现代人不无幽默地说，果戈理的“喜剧性的”与“宇宙性的”只差一个辅音“C”。^①

果戈理喜剧艺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继承人是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他出身望族，年轻时出入上流社会，也花天酒地过。费奥多尔在《克列钦斯基的婚事》第二幕第一场说他的主人在年轻时如何挥金如土、“交往的朋友都是些公爵哥儿、伯爵哥儿，打牌、喝酒”等等，可能部分地也是剧作家本人的一段生活写照。但苏霍沃-柯贝林没有像他的戏剧主人公那样地沉沦在温柔乡里，他在朋友赫尔岑的鼓励下潜心研读黑格尔哲学著作。后来，在翻译黑格尔著作的同时，他业余地写起了剧本，但创作情绪并不高涨。促使他真正进入创作状态的触媒，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变故。

一八五〇年九月九日，发现苏霍沃-柯贝林的法国情妇露易莎陈尸郊外。警察局认定苏霍沃-柯贝林是主要凶犯，先后两次将他逮捕入狱。在一八五四年的长达半年的铁窗生活中，他终于写完了《克列钦斯基的婚事》。而对于黑暗的沙俄警察官

① 俄文的“喜剧性的”为 комический，与“宇宙性的”（космический）仅差一个辅音“C”。

僚制度的切身体验,又为他的喜剧三部曲的后两部剧作《打官司》(1861)和《塔列尔金之死》(1869)的创作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克列钦斯基的婚事》写一个破产了的贵族青年企图用骗婚手段重新变成富人但终于露出马脚的故事。苏霍沃-柯贝林在这里写出了金钱的腐蚀力量。克列钦斯基的人生体验归结为一个钱字——“天哪,钱这玩意,有时还真少它不得!”(第二幕第四场)要钱就得下赌注。克列钦斯基的台词中最“掷地有声”的是“赌”字。“要知道,这是整整的百万钱财往你手里钻呢……赌注嘛!只有一种可能性……”(第一幕第十二场)“赌起钱来嘛,嘿,还不赌大的!押上两千,赢过来就是一座金山!”(第二幕第四场)克列钦斯基的骗婚手段说到底也是场赌博。

克列钦斯基是个生活上的赌徒,为了金钱和享乐他不择手段;但他又是生活上的“强者”。牵涉到决斗安排,他的男子汉的漂亮气派使他的情敌涅利根相形见绌。无疑,苏霍沃-柯贝林对他的“本是同根生”的克列钦斯基是有感情上的宽容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又不可能不把克列钦斯基放到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

剧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那就是克列钦斯基的帮闲拉斯普柳耶夫。此人在三部曲的后两部中逐渐演变成凶残的警察鹰犬,但就是在这个剧本中他的无赖嘴脸也已有所暴露。正因为有克列钦斯基和拉斯普柳耶夫这两个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克列钦斯基的婚事》同时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社会风俗喜剧、性格喜剧和讽刺喜剧。

童道明

目 次

纨绔少年	1
聪明误	87
钦差大臣	231
克列钦斯基的婚事	341

纨袴少年

五幕喜剧

冯维辛著

侯焕阁译

Д. И. ФОНВИЗИН

НЕДОРΟΣЬ

据 Д. И. ФОНВИЗ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 译出。

人 物

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其妻

米特罗凡——其子，纨绔少年^①

叶列梅耶夫娜——米特罗凡的奶妈

普拉夫金

斯塔罗杜姆

索菲娅——斯塔罗杜姆的外甥女

米隆

斯科季宁——普罗斯塔科娃太太的兄弟

库捷依金——神学校的学生

齐菲尔金——退伍中士

弗拉尔曼——教师

特里什卡——裁缝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的仆人

斯塔罗杜姆的侍仆

地点在普罗斯塔科夫家的田庄

^① 原意为未成年的贵族。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米特罗凡, 叶列梅耶夫娜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打量米特罗凡身上的长外衣) 这件外衣全毁了。叶列梅耶夫娜, 把特里什卡那个骗子带上来。(叶列梅耶夫娜下) 他这个贼, 全给做瘦了。米特罗凡努什卡^①, 我的孩子! 我看你紧得要死。把父亲叫来吧。

{米特罗凡下。

第 二 场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叶列梅耶夫娜, 特里什卡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对特里什卡) 你这个畜生, 过来点儿。瞧你贼模狗样, 我不是叫你把衣服做肥些嘛。一来孩子正在长个儿; 二来, 不穿瘦外衣, 孩子的身子骨本来就够单薄的了。饭桶,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特里什卡 太太, 我可是自个儿学出来的。我当初向您回禀过:

^① 米特罗凡的昵称。

还是送给裁缝去做吧。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难道非得是裁缝才能把外衣做好。这是什么畜生的道理！

特里什卡 裁缝都学过徒，太太，我可没有学过。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还顶嘴呢。这个裁缝是跟那个裁缝学的，那个裁缝又是跟另外一个裁缝学的；可头一个裁缝到底是跟谁学的？你说呀，畜生。

特里什卡 可头一个裁缝的手艺兴许还不如我呢。

米特罗凡（跑上）叫过爸爸了，他说马上来。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要是好言好语叫不动，就把他拉来。

米特罗凡 这不爸爸来了。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普罗斯塔科夫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怎么啦，你怎么老躲着我？先生，都是你纵容他们，害得我好苦！孩子预备他舅舅喜日穿的新衣裳都做成什么样啦？瞧特里什卡做的什么外衣？

普罗斯塔科夫（畏畏缩缩，结结巴巴）有点儿肥……肥大。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你才肥大呢，脑袋瓜真好使。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妈，我还当你是这样想的呀。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难道你自己的眼睛瞎了？

普罗斯塔科夫 有了你的眼睛，我的就一点不管用了。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 看上帝把什么样的男人赏赐给我了：自个儿连个肥瘦都分不出来。

普罗斯塔科夫 孩子他妈，在这方面，我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信